

從一舊一新兩部作品談起 作曲家與演奏家永不止息的對話

文 / 傅明蔚 圖 / 臺北市立國樂團、新絲路編輯部



當我們永遠保有開放性和對話性，也就懂得了欣賞和創造。

作曲家與演奏家的關係總是微妙，作曲家賦予作品生命，演奏家為作品注入靈魂，缺一則作品無法鮮活，兩者無時無刻都需要合作無間，作曲家與演奏家的對話，永不止息。以下我們將從一舊一新兩部作品談起，一部是盧亮輝 1979 年創作至今已逾 40 年的國樂定錨之作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，另一部是顏名秀 2022 年創作中的史上第一首喇叭弦協奏曲《義民傳奇》。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由首席指揮張宇安搭配金曲錄音師尤子澤，於 2022 年 8 月率領臺北市立國樂團全新錄音，預計於 2022 年底發行專輯。《義民傳奇》將於 2022 年 12 月在國家音樂廳《祈·願》音樂會中首演，由國際知名的指揮家簡文彬與資深胡琴演奏家黃正銘攜手登台。



左：彷彿約定好一般，每隔十年，指揮們都要和盧亮輝再說些悄悄話。/ 右：盧亮輝直言：如果一成不變，那就麻煩了，我的作品就死了！

曲荒！需要作曲家不輟的筆耕

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主修作曲的盧亮輝，1978 年以低音提琴演奏員的身份考入香港中樂團，盧亮輝回憶這段有趣的往事，當時吳大江指揮向他直言：「我跟你說，你是學作曲的，現在香港中樂團鬧『曲荒』，我讓你考進來就是要作曲，你要負責寫東西！」從此，開啓盧亮輝豐富多產的作曲生涯。1979、80、82、84 年陸續完成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，不僅豐富了曲庫，40 多年來傳播海內外廣受樂界喜愛，在臺灣的流傳更得益於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，成為每個國樂學子必學的經典曲目。

時至今日，國樂合奏曲在演奏家的不斷催生和作曲家不輟的筆耕之下，逐漸擺脫曲荒困境，累積了不少精彩作品。不過隨著時代演進，注重地方風格與文化獨特性的作品需求與日俱增，發掘隱藏在歷史長河中的珍寶，是當代國樂創作的進路之一。臺北市立國樂團 2022 年委託顏名秀創作的《義民傳奇》便是這樣一首作品，要將具有臺灣特色的樂器，寫進新作品裡，介紹給廣大觀眾。

喇叭弦是臺灣獨有的拉弦樂器，1930 年代在日本政府「禁鼓樂」政策背景下，由臺灣樂師研製而成。喇叭弦採用中空的金屬圓柱管作為琴桿，頂端裝有留聲機的喇叭頭，底端則為留聲機唱頭的雲母圓片，並將琴馬置於其上，裝上兩條金屬琴弦，以馬尾弓拉奏；音色高亢卻又悲情，曾被廣泛運用在歌仔戲的哭調，以及客家山歌中，成為具有時代特殊性和地域代表性的臺灣樂器。透過委託創作，期待在作曲家、製琴師、演奏家的通力合作之下，為這個傳統樂器創造出新的可能性，賦予它舞台新生命。



左：製作團隊特地造訪苗栗縣客家山歌保存者賴仁政藝師。/ 右：得益於賴仁政的傳授，製作團隊深入認識了喇叭弦。



千萬不要小看盧亮輝的《春夏秋冬》，他還是很難！

千萬不要小看他 他還是很難！

舞台新生命，也在反覆不斷的演繹中孕育，作曲家與演奏家在每一回的排練、每一場的演出中，都能展開一次新對話。盧亮輝的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在香港、臺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中國大陸都有無數指揮家、樂團演繹過，歷來雖有珠玉在前，但仍能屢創佳作。2002年高雄市國樂團就曾邀請胡炳旭指揮，由雨果唱片出版了一套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專輯；2012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亦曾出版《閱讀盧亮輝》專輯，由任燕平、顧寶文指揮，並獲得傳藝金曲獎肯定。今年（2022）臺北市立國樂團再次重溫經典，彷彿約定好一般，每隔十年，指揮們都要和盧亮輝再說些悄悄話，而他的態度，則是決定作品永保新意的關鍵。

盧亮輝在創作之初，心中自然已有擘劃，盧亮輝稱其為「音中有畫、畫中有音」，一幅鳥語花香的春天、一陣傾盆暴雨的炎夏、一片飄零蕭瑟的秋葉、一場滑雪健兒的競技，四季各有風姿。因此，樂譜裡的所有音符、樂句、表情、速度、曲式勢必都經過反覆推敲，力求讓此情此景躍然紙上。盧亮輝巧妙的音樂安排，也造就了《春夏秋冬》的經典地位，張宇安更認為這是交響化國樂的定錨之作：「從這裡開始，我們不是只聽到了中阮，而是聽到中阮與大提琴融合的音色；我們不是只聽到了高胡與二胡，而是聽到他們與琵琶、柳琴一起發出來的聲音；我們不是只聽到了高胡獨奏，而是聽到高胡與簫交織在一起的有機聲響，以及二胡低八度的襯托呼應。」彷彿西方古典音樂史上海頓作品的定位，看似簡單，卻隱藏了最基礎的細節。

即使如此精心刻畫與設計自己的樂曲，盧亮輝卻從不吝於提供演奏家自由詮釋的空間，他直言：「如果一成不變，變成死板的東西，那就麻煩了，我的作品就死了！」因此他從不干涉指揮與演奏家，讓他們依照自己的理解各自表現。例如：《夏》第二段裡雷雨交加的樂段，盧亮輝採用了現代派的寫法，初稿註記「由指揮家自由發揮」，當初胡炳旭選擇了 4/4 拍，吳大江則沒有按照拍子，讓打擊團員隨時準備，張宇安這次則讓音樂在快快慢慢、張弛有度的拍子內運行。當作品發展成「你有你的版本、他有他的詮釋」時，對盧亮輝而言，便是成功了，也是一首樂曲能永遠在舞台上展現新生命的秘訣。

張宇安也抱持著同樣的理念：「當我們把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當成新作品來研讀，就會發現他原來還可以這樣、還可以聽起來這麼新，無論多麼熟悉，我們依然能找到新的曲趣，而且，千萬不要小看他，他還是很難！」確實，《冬》快板的速度依然難以抵達，《秋》的高胡獨奏仍在技術之巔，《夏》還是需要克服吹管樂器把烏本身的問題。故而張宇安有感而發：「或許沒有一個國樂團，能不演奏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」這是國樂團的基本功，是國樂交響化的磐石；也因此，張宇安認為：「錄製這套《春夏秋冬》，是為了引出更多的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」當越來越多的指揮、演奏家願意與作曲家、作品本身展開深度對話，對樂種發展而言，無疑是健康的。

公的 母的？ 深入理解後的轉譯

面對新創作品，深度對話的範圍則可更全面且廣泛，若參考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，將田野調查（field work）、參與觀察（participant observation）、深度訪談（in-depth interview）等方法應用於創作上，或可使作品與文化母體更具黏著度，並透過作曲家與演奏家深入理解後的轉譯，使其在不同文化群體間建立起新連結，進而為觀眾帶來創新的體驗與感動。臺北市立國樂團委託顏名秀創作的《義民傳奇》喇叭弦協奏曲，便是秉持上述概念發想的樂曲，聚攏了樂器製造端的製琴師，音樂演奏端的民間傳統藝師和專業演奏家，以及委託創作端的行政團隊和作曲家、指揮家，一起加入對話。

製作團隊為此特地至苗栗采風，造訪苗栗縣客家山歌傳統表演藝術認定保存者賴仁政藝師，請益喇叭弦的製作及演奏技術，賴仁政為關西隴西八音團第八代弟子、臺灣三腳採茶戲阿文師派下第四代弟子，熟稔並精通各式傳統樂器。得益於賴仁政的傳授，製作團隊深入認識了喇叭弦在客家音樂中的應用，甚至認識了喇叭弦還可區分「公」、「母」的文化意涵，基於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的傳統社會習俗，喇叭弦高音為公，低音則為母，顛覆了多數人對音樂的想像。另一方面，由於音樂會的演出時間正值歲末，係農業社會秋收酬神謝平安之際，故決定以眾神護臺灣的意象來策劃節目。將喇叭弦、客家音樂、民間信仰三股素材彙整後，這才確認了創作方向，顏名秀回憶道：「就在苗栗的路上，我們終於決定從客家的神、從義民的故事來創作。」接下來，顏名秀針對義民傳說及史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，最後選定新竹縣新埔鎮的褒忠義民廟為故事背景。

《義民傳奇》將以清代林爽文事件的戰爭場景為開端，描寫烽火連天中，義民英勇起身保衛家園的事蹟；亂事平定後，鄉民以牛車載運陣亡者屍骨，行至義民廟現址，牛車停駐不再前進，故在此安葬建廟；時至今日，義民廟已成為凝聚客家族群的信仰中心，透過年復一年的祭典，延續客家精神。顏名秀認為喇叭弦的音色非常適合這個故事：「這首樂曲當中有戰爭也有悲情、有歷史感也有滄桑感，喇叭弦很像留聲機的聲音，彷彿從遠處傳來，卻又很紮實，就像是說書人的角色，獨樹一幟。」喇叭弦由於音色獨特，具有很好的穿透力，高把位音區也依然穩定強勁，足以和樂團抗衡；唯一的挑戰大概落在了演奏家身上，受限於樂器構造，喇叭弦頭重腳輕，實在不利於演奏快速音群，還需要演奏家耗費時間精力去克服。

永不止息的對話

透過一舊一新兩部作品，我們看到了作曲家與演奏家，乃至於整個製作團隊永不止息的對話過程。如同顏名秀所言：「作曲家不可能每個樂器都會，也不可能比演奏家更熟悉他的樂器！」因此需要保留最大的彈性，經由溝通，找到最佳的平衡點。樂曲創作之初是如此，面對流傳多年的經典作品仍是如此，當我們永遠保有開放性和對話性，也就懂得了欣賞和創造。近日，隨著秋意漸濃，不妨回去翻翻譜夾裡泛黃的《秋》，或許你也會有新發現，再次為熟悉的旋律注入新生命。